



给婆婆“点赞”

■管洪芬

累了一天,等吃过晚饭好不容易有了闲暇,我便如往常一般窝在沙发里刷起了视频。突然,手机屏幕上一个熟悉的身影闪入我的视线,“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,等你来摘那最美的一朵……”看着那花里胡哨的特效,颇具年代感的配乐,我忍俊不禁,一下子笑出了声。

虽然笑着,手里却没闲着,我赶紧给视频点赞,并且一边念叨一边评论:“唱得不错,继续加油。”一边的老公听到我念叨的话,一时间也不由得笑着摇头:“是不是又是给我妈的视频点赞评论?我发现你们都是神人,明眼人一看就是配的乐,而且就算是对口型也明显没对好,偏就有你们这么一群人整天睁着眼睛说瞎话夸她唱得好,最离谱的是,她还信了……”

我不由得哈哈大笑,不得不说,其实就老公说的这些话,在我这,以前也是难解之谜。经常刷视频的人应该不难发现,视频里有这么一群老太太,天天拍作品拍得不亦乐乎,关键每个作品必用特效,那特效花哨、夸张到简直是离了个大谱,而且配的音乐那叫一个年代感十足;再说对口形吧,她们不是节奏跟不上,就是手舞足蹈胡乱唱,但就是这些作品,我惊奇地发现每个都点赞、评论数奇高,而且好多评论无一不是夸赞“人美歌甜,唱得好好”的。

我以前不理解,但经常刷着婆婆的抖音号我突然就理解了。早几年,婆婆从工厂退休,因为也没什么爱好,一时间这样闲下来便总觉得无所事事,日子过得没有意思。感受着婆婆的这种情绪低落,大概是半年前,有一次我给她看我拍的孩子视频时就突发奇想,我告诉婆婆,她无聊的时候也可以拍视频啊,拍花拍草,拍什么都行。婆婆一开始畏畏缩缩,就感觉自己也不懂这些,我便手把手教着她用她做的一桌子美食拍了第一个视频。我自然是第一个给她点赞,并且评论说“这些菜看着就色香味俱全,吃起来更香”。记忆里婆婆把这个视频看了好久,出乎意料的是,这视频后来竟突然有好几十个人点赞评论,着实让婆婆惊喜不已。

我后来倒也没特意去注意婆婆在拍些什么,反正只要刷到我就会点个赞再评论一句。我也不知道婆婆是几时爱上对口形唱歌的,反正即便看着搞笑,我还是会点个赞评论里夸赞一句。很多人会较真,感觉这些视频后的评论简直“睁着眼睛说瞎话”,但我不这么认为,从婆婆一天天情绪的改变中我深悟,其实拍视频发作品不过是她们社交的一种,年轻人每天上班,有同事,有朋友,回家了有家人,就是说有各种的社交圈,而她们,退休了也需要圈子。

就大家年纪差不多的一些人,彼此加好友,然后逢到谁发作品了,点个赞,评个论,其实评什么不重要,有说有话才重要,好心情才重要。有时候点的不是赞,是人情,是寂寥生活里的一抹炫彩。当然了,我给婆婆点赞,是想她开心快乐,想她晚年生活可以老有所乐。

赏春

■百夫长

晨起,与母亲立于天井,边观景,边聊天。

屋前一方堰塘,塘内春水初生,有小鱼嬉戏其间。塘边数株苦楝、老杨和椿树,枝干尤枯,树顶有硕大鸟窝,在晨风里摇曳。另有柳树三五棵,提前得了春的讯息,已然满树嫩芽,鹅黄一片,让人好生欣喜。那嫩绿的枝芽,大概便是春的使者,是新生的希望了。

堰塘旁为油菜地,一片金黄,惜乎蜜蜂不多。从鸟窝里飞出一只喜鹊,几经颠沛,终落在远处田野。不久,一只小白狗跑了过去,悄然逼近后扑了上去。喜鹊受到惊吓,扑棱而起,至前方十余米处落下。小狗仍不死心,又慢慢跑过去,喜鹊再次飞远。这样重复三四次后,喜鹊才最终飞走。小狗心中不舍,死死地望着远飞的喜鹊,过了许久方才跑回。

我问道:“这是谁家的狗子?这么调皮捣蛋。”母亲回道:“是村东头学军家的。狗子也是傻,鹊儿有翅膀,它哪能抓得到呢!”

忆起史惺冈在《西青散记》中也有类似记载:“幼儿学步,见小鸟行啄,鸣声啁啾,引手潜行,欲执其尾。鸟欺其幼也,前跃数武,复鸣啄如故焉。凝睇久立,仍潜行执之,则扈然而飞。鸟去,则仰面澜咩而呕呢,鸟下复然。”

行文短短数十字,却将文中小儿的天真

烂漫和鸟儿的淘气可爱,描述得栩栩如生。无怪乎钟叔河老先生赞道,古人笔记很少记述儿童生活,专门写童心和童趣的则更少,唯有这段文字,写得最为生动。

心中正想着那幼儿与小狗何其相似,忽听到母亲喊我去摘菜,即回灶屋取一菜篮,篮内置一小铲,跟随母亲去往菜地。

菜地在屋前,为父亲在世时亲手挖塘中淤泥筑成。菜地面积不大,长五六米,宽一米左右,蔬菜种类却丰,计有菠菜、莴笋、香菜、瓢儿菜、小白菜等七八种。菠菜碧绿,莴笋粗壮,香菜清香,白菜水灵,余下各种,皆青翠欲滴,惹人喜爱。

母亲大病初愈,身子尚虚,站在田埂上,指挥我用小铲挖菜,顷刻间装满大半篮。

俄而,母亲指着一丛开着小白花、叶呈羽状的野菜对我说:“这是荠菜,也叫地米菜。凉拌荠菜和荠菜炒蛋,都很好吃。”我高兴地说:“那我挖点回去,你做给我吃吧。”母亲含笑点头,继续说道:“有一首关于荠菜的儿歌,也很好听。”我央求母亲快唱给我听,并打开手机开始录像。

母亲也不推辞,清了清嗓子,对着镜头唱了起来:“地米菜,土里生,我是嘎嘎(外婆)的亲外孙。嘎嘎留我吃早饭,两个舅舅不作声,两个舅妈鼓眼睛,推倒桌子顶住门,我一辈子不踏嘎嘎的门……”唱毕,母亲笑个不停,我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那日,手提一篮碧绿,走在和煦的春风里,我帮母亲把整个春天都带回了家。

花冤枉钱

■朱辉

朋友二喜的母亲,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,一直是一家之主,在家里说一不二。然而岁月不饶人,如今年逾八旬的她,常年住在养老院里,需要护工搀扶才能短距离走动,强势作风早已不复存在。近两年,每次二喜去探望,她都央求他给买个智能手机,二喜每每找各种借口回绝。

二喜私下告诉我,他认为母亲根本学不会使用智能机,直说怕伤了她的自尊心。他母亲年轻时是车间里的铁姑娘,巾帼不让须眉,什么脏活累活都抢在前面干,可是学习新知识就不太行了。几年前二喜给她买了个老人机,至今她还用不熟练,接电话手忙脚乱,常常按错了键。智能机复杂得多,可想而知,她怎么可能学会?

虽然老人家强势作风不再,可固执的脾气一点没改。两年间,一直重复重复再重复地要求买智能机。二喜的儿子看下去了,觉得老爸过于“抠搜”。款式旧一点的智能机,不过几百块钱。上个月,在探望老人之后,二喜的儿子当即去街上买了一部,回头送到了养老院。

“钱虽然不多,也是辛苦挣来的,这不

是往水里扔吗?”二喜抱怨儿子败家。

果然,老太太怎么也学不会使用智能机,相当于几百块钱买了个装饰品。然而老人家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,听护理人员说,她常向院里老伙们显摆,说自己学不会用智能机,可是儿子非要给买,最后孙子抢先买了一个。她还说原本孙子要买一个贵的,被她骂了,才买了这个便宜的……

“原本以为知母莫若子,看来这几年交流少了,我一点都不懂母亲的心思。”二喜对我感慨道。同时他又很不理解,土埋到下巴的人了,这么大岁数何以还这么虚荣?别人怎么看,有这么重要吗?

我开导他,他母亲、我母亲还有我们周围许多母亲,都不是岳母、孟母、陶母,她们只是普普通通的老太太,有一点虚荣心并不奇怪。何况她们只是想证明孩子孝顺,对他人并无害处。

我们小时候,都很反感父母对我们提出过高的要求,我们只是普通孩子,不想成为父母嘴里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如今父母到了暮年,我们其实也不应该苛求他们,让他们当一个普通老爷子、老太太吧。有些“冤枉钱”,该花还是得花。花得他们高兴,这钱就算用到了刀刃上。